

朝鲜时期《语录解》概况研究

李吉琼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本文章以朝鲜时期编纂的《语录解》中《朱子语录》部分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其编纂背景、版本体系及朝鲜谚文释义中的音韵现象。《语录解》是朝鲜王朝时期学者为解读朱熹语录中的口语词汇而编纂的注解专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语言学价值。研究聚焦于郑澆原刊本（1657年）与南二星改刊本（1669年），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改刊本在词汇收录、注释体例及音韵标记上均有显著调整，并对部分释义进行了补充与修正。研究发现，朝鲜谚文释义中普遍存在硬腭音化现象，但原刊本与改刊本在音韵变化进度上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地方方言和中央官话的编纂背景有关。此外，研究还揭示了“ㄱ/ㄷ”终声标记差异及连缀分缀等音韵现象，反映了语言演变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语录解》在汉谚对译准确性、朝鲜谚文释义校勘等方面仍存研究空白，亟待未来深入探讨。

【关键词】：语录解；汉字注音；朝鲜谚文；音韵现象；硬腭音化

DOI:10.12417/2982-3803.25.05.044

1 《语录解》的编纂背景

16世纪中叶，朱子学东传至朝鲜半岛，在朝鲜王朝（1392-1910）儒学界引发了研习《朱子语录》的热潮。朱子学是以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体系，而《朱子语录》则是记录朱熹讲学内容及与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该文献采用对话体形式，保存了大量宋代口语特征，包括方言、俗语、俚语等鲜活语言材料，以及诸多艰深晦涩的术语。面对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朝鲜儒学者系统编纂了系列词汇注解专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语录解”类著作。这类典籍不仅对《朱子语录》中的疑难词汇进行训释，还涵盖其他传入朝鲜半岛的中国典籍的词语注解。根据现存文献，语录解可分为多个子类，包括《朱子语录》语录解，《水浒传》语录解，《西游记》语录解，《西厢记》语录解，以及《同文类解》等系列注解书。汪维辉在《语录解札记》中指出，朝鲜时期学者编撰的这些语录解著作，主要致力于诠释朱熹及其弟子语录中的口语词汇，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更为研究近代汉语词汇演变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注解书籍充分展现了朝鲜儒学家对中国典籍的深刻理解与本土化阐释的学术努力。

本文章将以《朱子语录》的语录解（以下简称朱子语录《语录解》）为中心进行梳理。现存的《朱子语录》的语录解版本有郑澆的原刊本、南二星的改刊本以及刊行的其他各种异本，此外还有白斗镛的《注解语录总览》。《语录解》中收录了朱子语录《语录解》及其他文学小说的语录。《语录解》收录的每条词汇下面都标注了汉字释义，或者朝鲜谚文注音和谚文释义。到目前为止，有不少学者对《语录解》的解题、内容、版本、注音、释义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证研究，但鲜少有对

《语录解》的朝鲜谚文注音和谚文释义中存在的音韵现象的研究。因此，本文章在梳理《语录解》概况的同时将着重对朱子语录《语录解》收录词汇的谚文注音和释义进行音韵方面的考察。

2 朱子语录《语录解》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语录解》的研究尚属有限领域，通过系统梳理可见，中韩两国相关专题研究仅十余篇，另有若干学者在研究《朱子语录》时对该文献有所涉猎。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学术脉络：在基础性研究方面，^[1]安秉禧（1983）的开创性工作具有奠基意义。该研究不仅系统阐述了《语录解》的编纂背景、解题要旨与内容架构，更对不同版本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其中特别关注了朝鲜谚文释义中体现的音韵学特征。

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中，刘佳（2011）选取六个版本进行对比研究，重点考察了朝鲜时期谚文书写标记体系与音韵特征，同时兼及凡例、跋文的文本分析以及版本学特征的探讨。LIJING（2020）的博士学位论文则以南二星改刊本为核心研究对象，其研究特色在于：首先对二字类释义进行类型学划分，区分为补充形与修正形两大类；进而对修正形释义进行二次分类，划分为语义模糊型与理解困难型两个子类；最后对各异本的释义讹误进行了系统考辨。

词汇学研究方面，^[2]洪润杓（2020）采用抽样分析法，选取100个二字类词汇建立研究样本，通过比照《韩国标准国语大辞典》和《汉语大辞典》的收录情况，深入论证了《语录解》在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该研究还创新性地考察

作者简介：李吉琼，韩国济州大学韩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毕业，从事中韩汉字音韵对比研究。

了词汇古义在朝鲜语语境中的历时演变轨迹，为汉语词汇朝鲜半岛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时间坐标。

版本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在金哲俊·李子忱（2023）的合作研究中。该研究对总览本的注音体系、释义范式及编纂体例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在刊行年代判定和修订者考证方面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这一差异主要源于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的版本依据，体现了版本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关键性影响。

国内学界对《语录解》的研究也可以查找到一部分，但并不是很丰富。汪维辉（2018）中也曾提到过当时该书的研究在中国还是空白，虽然历经十余年，但研究成果并没有增加太多。可以查找到的有道不（1987），徐时仪（2017），朴钟渊（2003），汪维辉（2018），刘焯（2013），田小维（2018）、陈明娥（2022），谢士华（2023），朴爱华（2024）等都有对《语录解》跋文、体例、注音、释义等方面做过简要说明。以上研究由于篇幅不多，涉猎内容相对不是非常系统，因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日本学界也有一部分相关的研究，例如，大谷森繁（1981），竹越孝（2011）。

3 朱子语录《语录解》版本及体系概况

根据^[1]安秉禧（1983）的研究，朱子语录《语录解》的正式刊行版本主要有两种：一是1657年（孝宗8年）由郑澐编纂刊行的初版本，二是1669年（显宗10年）由南二星奉王命主持、弘文馆校订刊行的修订本。其中，南二星本是在郑澐原刊本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的改刊本，被学界公认为《语录解》的定本。此后虽出现多种重刊本和异本，但其内容与改刊本差异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文献中尚有若干与汉文小说相关的其他语录解，但这些文本与朱子语录《语录解》并无直接关联。基于上述版本源流，本研究将以郑澐原刊本与南二星改刊本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展开系统考察。

南二星的改刊本《语录解》（以下简称改刊本《语录解》）由“语录解凡例”“朱子语录解·跋”“艺海珠尘骈字分笺卷上·下”构成。朱子语录《语录解》的详细内容，可以通过“语录解凡例”进行了解。

《语录解》·凡例

語錄字數多寡不同故舊本從其字數分編之自一字二字至五六字而止以僂考閱今從之

（语录中收录词汇的字数各不相同，旧版本根据其字数编成1字类、2字类至5、6字类，为了方便检索和阅览，现在的版本也按照该形式分类。）

舊釋或有未備且未分曉處則未免僭附新註而加圈以別之

（对于原刊本注释中不齐全或者不明确的部分，增加新的注释，并用圆圈标注加以分别。）

註下所謂溪訓者即退溪所訓退溪即先正臣李滉號也眉訓者即眉巖所訓眉巖即故儒臣柳刘希春號也其無標識者則李滉門人所記或後人所增云

（注释下面标明的溪訓是退溪之训，退溪是先正臣李滉的号，标明眉訓的是眉巖的训，眉巖是前儒臣刘希春的号。没有特别标记的则是李滉的弟子们所做的训，或者是后人添加的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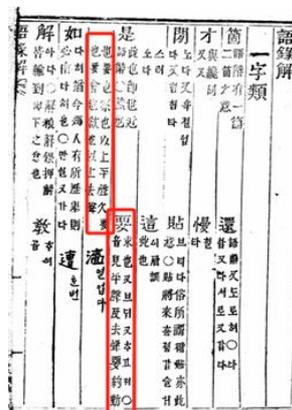
語錄中或有字義字音之可考者則亦加訂定如僂字要字之類是也

（语录中有可考证的字义或字音等情况，也需要追加校正。像“便”字和“要”字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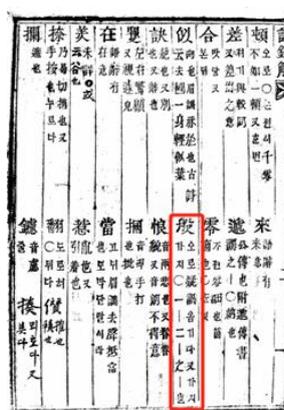
舊本所載雖不屬於語錄而其意義關重或艱深難曉者則并收錄而註解之如形而上形而下及色裁目整之類是也

（原刊本中收录的词汇中有虽不属于朱子语录词汇，但如果该词汇的意义比较重要或理解比较困难的话，则一起收录并加以注释。如“形而上”、“形而下”、“色裁”、“目整”等都属于这一类。）

据《语录解》凡例所示，改刊本基本沿用了原刊本的词汇分类体例，按词条字数从“1字类”至“6字类”依次编排。值得注意的是，改刊本新增了“7字类”这一分类。在内容呈现上，各词条均以汉字为目，其下分列汉字释义、朝鲜谚文注音和谚文释义三部分。全书除凡例与跋文外，正文共计32页64面。在版式设计方面，该刻本采用四周双边布局，每面10行，每个词条下的释义分双列排列。若释义内容较长，首列书写完毕后接续至次列继续书写，各词条自成独立段落。具体判读方法可参见下图示例及说明。



<图1 语录解 1a>



<图2 语录解 2b>

如图1所示，词条及其释义的排列遵循自上而下、自右而

다<개 20a>/自不得스^ㅅ·로아니티몬 리라<원 18b>스스로
그리티못^ㅎ·다<개 27a>

以上3)中的a和b举的例子可以视为硬腭音化的对照。a中的谚文释义属于正常的硬腭音化现象，而b中的现象则是一种时间上的反向变化，可以被视为该现象的过度纠正。然而，由于两个版本的编纂和刊行时间相差不大，将其定义为硬腭音化的过度纠正并不十分严谨。因此，可以从社会因素、地域因素和人文背景等方面具体分析两个版本中韩文释义的音韵变化进度不同的问题。

(4)两个版本中“ㅅ,ㄷ”终声,连缀·分缀等标记形态部分存在差异。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a.硬군다<원 2b>긋다<개 3b>/搯습는다<원 5a>붙다<개 5b>/初頭쳐엄근<원 5b>쳐엄긋<개 6a>/到頭다 근<원 7b>
다다^ㄹ·ㄴ긋<개 9a>/種着火붙는다<원 18b>붙는다<개 27a>

b.연철/분철:摺뎨단마리라<원 2b>뎨단말이라<개 3a>/骨子웃드미라<원 6b>웃듬이라<개 7a>/許多時하다 시저리라<원 18b>^ㅎ·다^ㅎ·ㄴ시절이^ㄹ·<개 27a>

例4)中的a所示属于音系学中的中和现象，其中“ㅅ”和“ㄷ”这两个终声的发音相同，均为“t”音，但两种版本的标注符号却不同。b中的示例则涉及前一音节的终声是否移动到后一音节首的问题，这一现象属于该时期谚文的标记问题。

通过以上例举的各种音韵现象与标记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版本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揭示了语言及其人文社会性特质，进一步证明了语言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例如，改

刊本比原刊本晚发行12年。原刊本由地方编纂，基于东南方言(或南部方言)，而改刊本则受王命，由中央编纂发行，以中部方言为背景。因此，两个版本中词汇解释的硬腭音化现象受到不同影响，中央刊行的硬腭音化比地方刊行的原刊本更为保守，导致硬腭音化的发生比率低于原刊本。

改刊本以原刊本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对词汇及释义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因此谚文释义中出现了多种音韵现象，其中硬腭音化现象最为显著。对比两个版本发现，改刊本《语录解》刊行时，朝鲜时期语言的硬腭音化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且没有表现出规律的发生特性。然而，与后来刊行的改刊本相比，原刊本中的硬腭音化发生速度更快。此外，相比中央刊行的文献，地方刊行的文献中语言的硬腭音化开始得更早，进行得也更快。

5 朱子语录《语录解》待解决问题

本论文研究了朱子语录《语录解》的编纂背景、发行时间、版本、体例以及朝鲜谚文释义中出现的音韵现象。然而，针对朱子语录《语录解》，仍有一些尚未探讨的问题，亟需后续的研究与考证。《语录解》不仅展现了丰富的词汇价值，还涉及本文未讨论的其他朝鲜时期谚文的音韵现象以及当时宋代汉语音韵现象的考察。此外，朝鲜中世谚文释义的判读等问题也可以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值得更深入的探讨。例如，《语录解》中收录的词汇谚文释义属于当时朝鲜时期的中世谚文，属于古朝鲜语。对于朝鲜谚文判读困难的学者以及韩语不精通的研究者来说，无法确定词汇的汉文及朝鲜谚文释义是否完全一致，因此需要进行相关的对比研究。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古汉文释义部分进行校对研究，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韩]安秉禧.《语录解解》.韩国文化(04),1983.
- [2] [韩]白斗镛.《注解语录总览》.汉南书林,1919.
- [3] [韩]洪润杓.中国俗语词汇集《语录解》考察.韩国语史研究(06),2020.
- [4] [韩]南二星.改刊本《语录解》.藏书阁C13-2版,1669.
- [5] [韩]郑濬.原刊本《语录解》.首尔大学图书馆加蓝文库收藏,1657.
- [6] [日]大谷森繁.关于《语录解》一从书志检讨与朝鲜小说史方面进行考察.朝鲜学报(96),1981.
- [7] [日]竹越孝.《语录解》与唐话辞书一通过《语录解义》的比较.神户外大论集(63),2011.
- [8] LIJING.《语录解》改刊本释义研究一以2字类为中心.韩国庆尚大学博士论文,2020.
- [9] 陈明娥.东亚视域下日韩朱子文献的语言阐释一以日韩“语录解”文献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 [10] 道不.《语录解》研究[J].民族语文(06),1987.
- [11] 金哲俊·李子忱.总览本《语录解》的主音和释义方式研究.中国语言研究(107),2023.
- [12] 刘佳.《语录解》的标记与音韵现象研究一以6种异本为中心.韩国国民大学硕士论文,2011.
- [13] 刘焯.《语录解·跋》之浅析[J].语文知识(04),2013.
- [14] 朴爱华.《语录解》注音考辨.南开语言学报(01),2024.
- [15] 朴钟渊.朝鲜所编近代汉语俗语词典《语录解》[J].语文月刊(04),2003.
- [16] 田小维.17-18世纪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辞书比较研究[D].厦门大学,2018.
- [17] 汪维辉.《语录解》札记.辞书研究(03),2018.
- [18] 谢士华.《语录解》疑难问题考探一兼《语录解》札记补正.汉语史学报(01),2023.
- [19] 徐时仪.李义凤《古今释林》探略[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01),2017.